

所

知

錄

所知錄卷四

錢澄之著

永歷紀年下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日南  
雄報至南韶守將羅成曜葉韶州走工將移蹕西幸召  
對羣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金堡御史彭銓爭之  
尤力上命金堡同戎政侍郎劉遠生往廣州勅諭諸將  
諸將初欲棄城航海為颶風折回始定守計遠生與  
堡復泝流上請遠聞南韶雖望風奔潰北兵尚未至也

端州

側耳羊城信穿烽二使來詔開藩鎮泣風聞海船

回事文知天意時危有將才長城真可待駐蹕漫

驚猜

馬吉翔自成標疏殿衛不得干機務大恚又與元省共  
事外合中雖急欲上移舟棄東如履喉夏國祥趨上以  
初八日登舟百官倉卒就道粵東人皆奔回惟輔臣士  
俊獨坐閣中不去上念其年卅九十不能從行勅令回  
籍俟亂定再召乃去袁彭年亦請隨駕南陽伯李元省  
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  
歸西元省留之恐宵人謂我有異志一朝不戒生禍入

舟至今思此語猶背負芒刺但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  
立功于此殞命于此何忍棄之皇上若猶顧念東土臣  
願留督肇慶一帶與江寧伯杜永和互相堵禦以壯  
援此元清之職也上遂發肇命元清留守督理各營軍  
務十三日解淮過德慶鎮將定安伯馬寶領兵扈駕軍  
容甚肅寶快西人不後躬中來降者二月朔上至梧  
州駐蹕水殿始聞北來者為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  
仲明二王久頓江西吉安府未發潮惠道李士璉本田  
仰中軍吉安人與潮州鎮將郝尚久密往投誠自陳翅  
脅微勅印受北官惠潮兩郡久為北有士璉悉以國情

輸敵督兩郡餉接應北軍導之入閩凡江右宗侯依士  
璉寓惠州者盡殺之沒其家執郡王十三人以獻北兵  
遂長驅而進是時堵胤錫已沒戶部尚書吳貞毓禮部  
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萬刑禮科都給事中李日  
戶科給事張孝起李日煇吏科給事朱士錕御史朱統  
鎬王命朱彭佺陳光胤等十四人合疏參袁彭年割湘  
容丁時魁金堡蒙叵發端五席者把持朝政罔上行私  
罪當死龍舟甫駐即相率請對極言其罪奉旨下錦衣  
獄勒掌衛事張鳴鳳嚴加鞠問獨彭年以及臣有功免  
議閣臣嚴起恒請對不得入疏沙濱申救不允先是有

呂爾璵者為吉翔門下士冒入臺班金堡劾逐之爾璵  
亦有疏奉旨堡敗參云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以仁傑  
之花賭昌宗之喪志士猶為快。顧且肆言無忌語甚  
不倫惡堡者案以是語構于兩宮是日程源在舟側揚  
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該  
萬死其殺達慈寧舟中慈寧者上嫡母王皇太后也于  
是張鳴鳳奉密旨必致堡死故堡受刑獨酷

梧州雜詩

清對真何事寒蟬此日喧  
露華承內旨詔獄見君

恩負國罪應得除奸功莫論  
氣遠咫尺朝局已

全翻

詔獄非仁政况逢維亂夜  
從寬寬典得請劍小臣  
頻狼顧悲同類艱難附党人  
山陰真相國中救跪

沙濱

僅等下獄時得帥陳邦傳方擁兵入朝上勅邦傳暫駐  
兵三水防北兵西突留守武柘政辨五人罪且去就使  
其罪狀一如既中兩指履分生無時日而汲于倉皇  
移彈之頃又且不先不後恰當邦傳到格之時能無我  
雖不殺伯仁之歎乎久之上知堡無死法與時魁俱滅  
死請遠戍湘客巨燄贖後追贖而雲南孫可望所遣使

始至既稱于某日接勅封臣秦王于某日接勅封臣平  
遠王莫知所從絕不及原勅所封及諸臣稽詔事在意  
必得奏也于是溘使接踵行在六時有貴獻貴州提督  
兵部尚書范鏞匡國公皮熊文章論朝執恭罪狀留守  
式招請斬執恭並正邦傳主使之罪溘使候命日又為  
吉翔請于上封激江王溘使聞之力陳非奏無以報命  
廷議不能決輔臣起恆語某曰溘必欲得奏上意決不  
予秦奈何某曰何不于秦字上加一字或為興奏或為  
定奏既不失溘指要猶是州澤王踞耳起恆以為然方  
欲奏聞而忠貞營耶國公高必正與平侯党守素入覲



至格開兵使在格召至舟次以大義責之言本朝無異  
姓封王事例若尔主要爵求王爵或等不足以王耶因自  
叛其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上赦宥加以爵賞  
尔張氏乘間竊踞一隅罪固減等今爵列上公當與我  
同心報國洗出賊名豈非大幸勿欺朝廷孱弱兩家兵  
馬鞞此所知鞭珥索鞞足以相當也遂作書致可望傳  
灑數千言詞嚴義正溘使唯：而退朝談遂寢

予有鄭將軍八對歌

將軍趨朝求召見天子傳宣御水殿將軍廷辨教  
怒嗔百官想手顏色堂中使促對上龍有有事向

奏香案頭舟中天子東面坐將軍俯伏汗交流汗  
流決背猛氣沮詔謂將軍從容語爐烟移近再三  
陳但聞誓死報明主即頭再拜出君門憶起胸中  
未盡言天威咫尺說不淨姑信君王是至尊

沮封篇

去夏遣使冊封滇賊巨矯詔封使還滇人請命求  
國稱廷議可否將一年國號擬上上未允鄒國將  
軍來朝天將軍入朝俱封議舊主封者誰敢異坐  
召填使謁樓船詞嚴義正色凜然自陳已罪紀京  
闕汝曹從撥西南偏聖恩教我寧有汝與我同心

報明主本朝異姓無王爵上達祖制誰敢許鞭笞  
毒鞭足周旋汝曹勿欺天子爵真使叩頭唯：退  
舉朝爭歎將軍賢將軍此議真不朽漢人聞之能  
信否為諸使者復命歸勿謂議出廷臣口

初貞觀等以閹日起恆數為時魁望所指摘意其銜恨  
必垂此下名不意其中改甚力卒免于死江西王化澄  
者素貧肩輿與王坤馬吉翔等比貢錄入闈二年上在南  
寧粵東反正迎駕東來命化澄留南寧上：以時  
賜手勅以便宣行事化澄因賣官鬻爵惟賄是求有以  
土司納銀數百金竟改宣慰司者初不知宣慰與土司

等級之懸絕也諸夷詳然上頗聞之既至行在八直集  
被堡參覬抵之上以厭其所為因請假注籍遠久之不  
召至是貞毓等合疏請起用化澄思以排去起恆計必  
殺五人而後已邦傳既遠駐三水外無大援恐上不見  
聽聞忠貞營入覲大喜是時與國公李赤心已收兵權  
皆歸于必正宇素西人時帶兵五千以五月十三日抵  
洛州朝臣皆郊迎四十里外牛酒犒師鄭國大悅貞毓  
等極言朝事壞于五席為之主者閣臣嚴起恆也公但  
入見請除君側奸不過數語而決公功在社稷矣高頌  
之起恆聞其謀即日徑籍五人皆惴惴待命到格之次

日請對水殿必正意忽中宴見上言閣臣嚴起恒虛公  
宜專委任金堡等處今適當化澄貞航等皆大失望于  
是起極已移舟去而勳詣手勅追及于平浪遊遂越二  
日復召對于龍舟李元膺自肇慶至同對意寧皇太后  
垂簾上東向坐元膺奏事畢忽伏地請死曰金堡等昨  
臣之私人有罪皇上何不處之于端州必俟到此地處  
分是以臣與堡等為党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  
事稍定請臣罪上慰勉之曰卿極忠極孝朕豈疑卿  
元膺曰皇上既不疑臣何為以處臣之故賜臣勅令  
臣安心辦事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是好人卿如此忠

義他部謗那謀反元庸曰說臣謀逆是有本逆是由秦  
秦逆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上皇重處堡等也是但處  
堡等之人者來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也不見有勝于  
堡等之事復而質化澄徇私植黨化澄窘急中訴不能  
成語上為解祿之科臣張孝起李用楫與御史廖應言  
互相忤訴太后格上傳諭中書科以後科道本章不許  
封進上曰科道是言官以言為職若本章不封進是絕  
言路也但令有言軍國大事許非時進其餘是非本章  
不許擅封可耳對罷上忽問廷臣曰金堡畢竟是君子  
是小人再問無有對者遂罷朝出次日詞臣錢京銓上

疏言目昨侍惟次聞皇上再問金堡是君子是小人惡  
堡者皆在班列無有對者則良心難昧天理難欺堡之  
不為小人可知因言堡受刑特重左腿已折僅相隨一  
僕沒墮水死今遠戍金齒以耳然殘廢之身跛躄于荒  
荒絕域之外去必不到必死雖名生之猶殺之也  
伏乞量改近邊以金堡命得旨改靖浪衛高必正以百  
金為堡藥資不受馬寶亦自德慶來朝親為堡洗創堡  
竟不死起恆仍留用化隆亦不求返復台朱天麟入直

聖德詩

文帝昔止單太宗實魏徵古來神聖主皆有納諫

名我皇仁且孝至德無容稱屈已聽旨下不大色  
與教小臣叨侍造竊覩神采英大帥對夫措聖度  
和且平所以諸藩鎮見者識中興洽諫弱太后慈  
直氣少盈舉朝請加誅免杖罰殊輕及與羣臣語  
往：歎其清懼相者崛強遇事上書爭溫給皆手  
容曾無強勉情去年獻史卷擬同金鑑呈今復問  
主上遂經御覽曾兩字事難直左右曰相傾上言  
寔未諳朕誅有愧卿從此事披閱勿負諄：誠舉  
朝稱聖德臣等寔不能盡懷奉天授皇哉我聖明  
是時李元膺守奉忠貞裨將淮侯劉國昌與高季同夫



借入牽界元盾堵禦之受均未乃去牽賴以全南韶逃  
將羅成耀奔至肇元盾數具棄城羅稱詔斬之

梧州雜詩

此將昔移鎮吾知棄嶺逃叱肩難節判宛肉且旌  
旄共有登壇宴望甘垂障旁身先諸吏士惡國尔  
功高

朝睹南陽秦強藩已就擒棄城知法在問罪見謀  
深帳外軍聲寂懷中帝詔臨兩年三後實真是快  
人心并謂修與揭  
并羅而去

北兵過三水直下廣州廣州城守甚堅總兵吳文猷以

舟師守東甬門北兵不敢近張月李建捷等屢出城戰  
多有斬獲非時捷聞奏使往來不絕行在以是少安

### 梧州詩

粵東頻奏捷曉銳蓋爭先 騎孤城合發孤區馬  
寒志須堅壁壘謀勿恃樓船西路援兵下胡為不  
肯前

于是張孝起吏科給事中孝起原名起吳江人庶子科  
舉人為人孤暖無欲吳中之節者也以張述載為御  
史改中書吳霖給事中霖欲人在中書司誥勅著勞已久  
輔臣許以清華時之為五人所抑至是始授今職兵部

部右侍郎兼知學兵部尚書印  
廟于思文朝統刑杆修  
事與谷士彦以偽物印  
諸金王友曰已矣偽徒兵部尚書遂以尚書入朝  
改爲侍郎兼是時猶自稱原任兵部尚書今授兵部侍郎  
即時而身請帥方表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寬假之朝  
請於上一紙晉封

### 梧州詩

兩粵嗟新敗朝廷波浪中  
守藩宜有罪司馬且論  
功賞極漢何勅恩叨豈覺  
崇仄心百戰特封與爛  
羊同

魯可憐既爲留守式相勅  
罪因附吳蕭之覺冒陞樞  
貳晉封之誠運有之可憐  
欲以信接于諸勳也于是  
其健

封宣國公趙印送開國公胡一清衛國公曹志建保國  
公誠者謂上公之壽祿以賞敗則百戰之時其何以酌  
功哉高必正朝曰陳邦傳嘆其附不已潛遣標將襲其  
老營六月十九日必正請援于桂林留守發淇營提兵  
劉崇貴等駐柳慶遙為救援上聞之急勅邦傳諭以和  
好九月初八日馬蛟麟襲破恭城灌陽曹志建戰敗先  
是三月十九日北兵攻襲席閑志建敗 闖入恭城陽  
朔地方將入桂林焦漢二營皆洩 留守發犒金五千  
兩命兵科吳其需往營拊諭而北兵亦旋退扎衡州志  
建遂營于恭城灌陽至是再失利十八日馬進忠敗于

瓜里走入武岡山中報至桂林大震焦璉兵久駐平樂  
其大榕江一帶皆滇營戢守地北兵再薄全州滇師退  
自全州進榕江自榕江進甘棠渡每退必曰焦兵來桂  
林擊老營也初東河任于于元燧督兵桂林有女許聘  
寧遠伯王永祚矣超印選聞之強求焉遂更嫁印選由  
是王超成勳印選又與一清爭總統大闕一清出守榕  
江浸事獨勞即進居城內守老營惟酒色是耽心甚不  
平三帥各有私情璉兵在平樂猝呼不至故北兵破全  
州長驅入嚴閩莫有堵者十月二十九日一清永祚俱  
入城分餉榕江一帶遂為空壁十一月初五日興安塘

報至和于初四日嚴關諸瑤盡皆留守撤印送出城赴  
守營為城守計聽其老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室而去  
一清永祚與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綏寧伯蒲  
櫻伯各家老營俱已奔竄永祚已迎降獨存守留武維  
危坐所中家人盡散總兵戚良勳搦二騎以至避公速出  
再為後圖次招叱曰尔去則去耳或去不過多信數日  
自古至今誰不死者但汝或得明白耳良勳去總督張  
同敬曰靈口四關和城虛無人止留守在遂泗水道江  
直入府曰事迫矣奈何留守曰皇上以留守命我與城  
存亡自丁亥三月桂林瀕破時已拚一死今得死所矣

夫復何言子無留守之責盡去諸同敵鼓然曰友則俱死  
或耳古人取獨為君子吾師歿不許某飲于遂呼酒與  
共坐飲四顧左右惟一老兵不去命台中軍徐高至以  
知書到印悉付之論令星馳赴行在完歸皇上勿為敵  
人所誘張燈相對坐至天明有數騎腰刀挟弓矢執二  
去二人曰吾兩人坐待一夕矣無容執逆與偕行至靖  
江王府後門見孔有德有德于正月初十日差官持咨  
文書啟十餘函詣留守改滇焦竑陳說天命指擊人  
事為劫降之語留守焚其書斬其使以聞於上及是有  
德見二人至踣踞于地舉手曰誰襲武紹先生武紹

報曰某是也。城既陷，惟求一死耳。有德霽色慰之曰：吾在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即知有兩公，不怕死，不去，吾斯不殺。忠臣何必求死？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關部無自苦。我掌兵馬，關部掌錢糧，一如在前朝。可再式報曰：我天朝大臣為皇上供職，豈為汝犬羊供職耶？有德曰：我居皇位，于關部亦非輕式。報曰：安祿山朱泚，而自以為王，何王之賤也？有德又曰：我先聖之裔，勢會所迫，以致今日。關部何太執耶？同敬厲殺曰：爾無辱先聖，爾不過毛文龍下走耳。乃自以為聖裔，耶罵語甚多，不具述。每一語留守為一拍掌。有德怒叱左右縛之。



逼令跪不屈折其兩臂傷一目武報曰是官屠司馬張  
同敵也與我同難應與我同死烏得辱之有德命釋其  
縛還衣冠令坐兩人曰吾中國人不惜坐地呼衛來且  
曰汝何不速殺之殺我兩人天下事定矣有德顧笑曰  
副將金節獲之出出于民后雖異室而救響相達有德  
又遣官王三元齎塘徃勸諭之令薙髮不可令自請為  
僧亦不可曰為僧薙髮之漸也髮短命長我不為也南  
冠而因終日賦詩唱和以明厥志十一月十四日式報  
語同敵曰吾兩人待死四十日矣尚隱忍偷生其為蘇  
武耶李陵耶誰定知之同敵曰易耳即草檄命老兵問

道馳諭焦璉曰城中滿兵無幾若提勁旅疾入孔有德  
之頭可立致也老兵去八十里為邏卒所獲獻之十七  
日衣刻有數騎至繫所請留守出留守曰已知之援筆  
作詩二首一自題一贈同故肅衣冠南向拜訖兩手錄  
臨難詩與同故唱和諸稿共一首一首置几上從容步  
出過同故于道同故曰快哉行也厲鬼殺賊誰敢忘之  
行至城隅見一紫石式報曰吾生平愛佳山水此石頗  
佳可以歿矣刑者沒之遂與同故并過宮同故既刑屍  
不仆首墜踵而前者三頃刻大雪雪花如掌空中震  
擊者亦三散入為之股栗而廣州亦以是月初三日破

蓋范承恩獻西門降也杜永和及諸將其率衆入海而保瓊州上在梧州尚不知東西齊陷也遂以初十日發梧州十一日至涪州而陳邦傳叛謀劫駕上知之于十二日衝而而過凡鹵簿及從駕諸官舟在後者悉被劫掠墮水死者甚衆十六日至南寧戶部侍郎陳圭迎駕遂于二十一日駐驛南寧

予自隆武二年丙戌九月遇變陷于閩者二年  
匿彭山中凡死于兵死于賊者十數次戊子巳  
月聞江西反巳以四月出閩抵建昌而南昌已  
被圍遂退至新城縣

盱江感事

盱江城北亂山荒，愁看城沙日暮楊。  
鉄騎不緣疲嶺北，戈船無計下淠陽。  
甲兵幕府三年俗，黍豆章

門十月糧。彭蠡烏啼烽火暗，人來親見左賢王。

拂廬毳帳徧西山，仗截登陴對壘間。  
天馬夜嘶流血汗，鬼神陰怒見嗔顏。  
共知漢將宣威久，北相傳聞

戰出助遠見兒，乍指還郭帥入關。  
成庶事終從兵

馬出杉關。郭帥天才自杉關從師出後

章貢變江梗，不流兩勳旌節在虔州。  
謂宜乘勝趨牛渚，何故攻堅頓虎頭。  
立嶺聞風歸班籍，孤城背

日作遠愁中興時異承平計誤議文成據上游

騰王高閣迥含烽巨壘長圍定吳重心向海天榜

日月手携風雨敵蛟龍蟻丸覩春春王翔鉄券重

領大國封扈蹕臺坡誰草詔曾無涕泪洒兵農而

初以隆武年舉事詔至稱永曆二年而改豫因為呂國建武為業呂云

久之唐東信至乃于九月從間道結伴過嶺十

月到行在寬得免子濫祖相失三年矣喜過望

不復有仕官之志是時提憲袁彭年副憲劉佃

容皆素與交好見予至亦驚喜方行考選核資

俸以予不及格法自予始屬吏部除膳部主事

予以閒曹無事吟咏自娛時事皆託諸篇章以  
見三年冬始蒙臨軒特典改授庶吉士予出山  
陰嚴公門方候教習南雄庠上遷移蹕是時倉  
卒聞變詔書旁午吾師一陰嚴公趨召予曰有  
十數勅在此子可分教同館各撰教道清如奉  
天詔書使諸藩鎮將士聞之皆或徹泣下者為  
善予出呼諸子如姚子莊吳龍頓首吳人聞警  
輒以寧家先去而不去者皆書生素所不諳同  
門李來獨撰一道又不得辭不可用闕中從者  
數至無已代為屬筆勉充十數勅以呈公：大

喜此說凡有大詔令悉送予起州既至梧金堡  
等被挾問下獄予謂嚴公曰此輩素攻公者公  
宜極力救之方得大臣許公曰是也號沙濱中  
救不允攻五席者遂指不為五席竟且側目于  
予矣郭之奇謀于王化陞求為教習館師曰以  
職方司一席見虞山陰公在上前稱予有制  
誥才復引推知考選例請改修偽管制誥上問  
昨榜中為推知者幾人公對僅錢某一人曾任  
推官上頷之未幾化陞請改中書吳霖為詞員  
管誥勅予上書中堂引典判力爭之乃止吳霖

因改科員密素與予善聞予言公不以為嫌也  
五月高必正党守素入覲吳貞毓郭之奇高翔  
等却迎四十里外歛藉而憩以陰君側之奸其  
意在殺五斥逐山陰而專用化澄也山陰問之  
先引病注籍會高党與我政侍郎制遠生同卷  
為同卿召對之辰過同卷舟中飯湘客遠生弟  
容生也與袁彭年持卹朕舟強出與見高厲教  
責之喜甚不善而予達交聞而勳在舟急去高  
望見之問知為詞員而遣人迎入舟共話高固  
賊帥為人明慧善談吐坐定向同卷言嚴公過



袖出掌祖雷德復跪泰山陰二十四大罪目為  
嚴賊付同卷請與聽：訖變色曰此說太過予  
心知其不喜揭中稱賊也因言舉朝人皆說此  
公不好想應不是好人予問曰公見過與人高  
曰惡已見過一半沒一個說他好者予笑曰為  
要說他不好故來見公耳朝班人甚多若某等  
不要說他不好便不來見公矣且說嚴相公不  
好者只為赦五席也因指侍郎容生笑曰此兩  
虎成在坐去歲此時五虎攻嚴閣公無所不至  
若是別人趁此下手報仇亦不為過嚴相公不

寄他反去做他據公看來是好人乎是歹人乎  
高悟曰君言是也然如孔夫子就說有人參他  
了子曰孔夫子專有人參到齊國被晏子參到  
楚國被子西參歷舉其伐檀削迹因陳蔡諸節  
高喜曰元來孔夫子也有人參遂起候對到班  
次先與諸公大辨盡反其說劉使入往竊聽云  
聽不甚清但聽講孔夫子常被入參劉笑曰語  
投機矣及入對悉如所言力言起桓公忠無私  
宜專委任併言金堡等處分適當于是郊迎諸  
公大夫望

梧州詩

僻處朝廷小，虛名禮法持。誰迎鄖國至，不放粵東危。  
元老盈廷謗，書生一語移。闕前爭論日，大牀幸無虧。

山陰師聞之，亦不知句之何以類割也。次日師移舟平浪西，勳因小舟追及之。子後至，笑曰：「往時蕭何追韓信，今見韓之信追蕭何耶？」高大笑，乃共邀之。遂朝不數日，再對子亦侍班對早上。問廷臣金堡為君子為小人，無對者不遂。以次日言昨承上問，無有以堡為小人對者云云。其

極陳其不能遠成狀得旨改清浪衛此疏出不  
惟攻堡者大恨與堡同難者亦憤上問何以獨  
稱堡非小人也未幾予大<sup>病</sup>請假命下與劉蒞  
李未問改編修予病益甚時梧州瘴重或喪無  
慮日聞桂林請清回請予以陰師乞堂假三月  
往桂林一遊自予至行在凡兩年謬常留守存  
楊屢加問訊曾未識而同邑方閣學曼公以智  
吳廷尉鑑在德極相<sup>望</sup>千里擬事無期兼以閣  
學屢召不赴求以史局自効歸因命予要之同  
來遂以七月離榕八月中秋至桂而金劉革亦

皆在桂林時聚首于留守之幕警報臨至留守  
守公吟咏如常且曰今冬明春我與諸公且衣  
錦還故鄉耳此地非得有憂蒼公初奉粵撫之  
命湖州山中有松仙者授以錦囊數封諭臨危  
始發之則其事與年月時日皆預定也依其策  
行之如擒靖江守桂林因其建諸事且有成勳  
是年庚寅祇餘一封外探庚寅元旦發之發之  
有扶公榮降四字公以榮降必錦旌也予忽心  
動惡其扶字將為扶觀乎且僅餘一封之屬可  
疑公天性和雅碩亦信其術每深嘗危急之際

輒慮之泰然諸將帥亦仗公從容藥特辛功全  
功久之軍心既馳將並驕不用命而公猶以前  
事自恃局外者憂之

桂林雜詩

好客難丞相黃方秋興高為憐雙桂樹新築小東  
臯家伎尋常出詩篇唱和聚此生經投記不用更  
焦勞

又虞山歌

虞山蒼日月初暮松風江水濤  
教合我乘清秋拜  
辭祠丹青玉殿何寂莫胡來中國天下獲冠裳委

地紛可憐羣后二妃有何幸  
冕旒環佩妝儼然問  
此半壁為誰功桂林留守虞山公  
虞山在吳公發  
跡誰知此地山復同兩地虞山公皆有生平事在虞  
虞山中留守桂林今五載衰帶從容早傳風騎  
再入城不被焦侯周將夸英雄焦僕三箭墮三  
至今傳者射弓而椎忘軀為誰戰感激義公効  
精忠即今烽火閉門逼我公吟嘯送日待諸將  
騶塞不如前公仍不受前時出天生我公原有  
意南來早授神仙記授公諸託函書開吉凶一一分明示  
以有德運意常聞許公今歲錦衣遠上時別却此山

此山去更入吳中尋舊山兩山得名以人重此為  
舜帝彼為仲我公相帝濟時了尋仲採葉同歸老  
神仙有言不我欺應在山中待公早方公有筆大  
如椽請公勒銘虞山觀虞山千秋石不毀我曹名

姓附公傳

造別山同敬自全州回一見稱契移舟予纜其  
所居灘江草堂下每酒後悲歎慷慨自誓必死  
別山無子乎一大卷畫軍中所作詩文示予曰  
此即余子也誰為我留之乎一旦適向荆棘黃  
指曰此中士佳命軍卒劇闕一徑邀余並馬入



其中大如百間屋其東壁有堯人碑瑯墨如新  
閉數百年矣今日始見蓋其謂龍陰洞也與予  
日縱酒其中為樂臨別以所愛小吏屬予善視  
之袖髻藉見贈曰聊以志查籍之拉因款款泣  
下曰浸此永別矣時事如此吾必死之予曰往  
時封疆受之朝廷夫則死之今者以我為政我  
在則失者可復死則竟失矣別山曰雖然無可  
為矣若往時督兵一敗吾不去將士沒回以取  
勝者有之昨者敗兵踏我而走矣士心如此不  
危何為

桂林詩

張母玉堂客報國老戎衣久辨沙場<sub>場</sub>又遠林馬上  
飛書生應見敵老將讓臨城堅卧榕江上師旋弱  
不歸

故予聞桂林陷而知別山之必灰也在桂林楮  
諸勳武陵侯楊國棟亦使有氣概與寧伯胡一  
清身不滿五尺指悍之色見于眉間趙印還魁  
然雄傑然驕蹇不法惟擁姬妾白媵尸骨餘氣

耳

桂林雜詩

滇師教名久今知尊太爵流星遠檄至卜日上公  
婚真作室家計悲傷却曲思謂王稍聞胡銜國匹  
馬備閨門

十月故舟至平樂曼公先數日檄曼公官寓平  
西山去平樂四十里聞予至亦出同飲新興侯  
焦建幕中建毅然有威容頗好禮是月為曼公  
四十因醪分為稱觴訖同訪先姑嚴煒伯玉子  
仙迴洞蓋曼公欲移家僑伯玉居而身赴史局  
也留一日出沒送我于昭江過留守次公子玄  
請字生甫自吳中泛海者親至是始到曼公逆

與並舟而西而余獨東適御史朱由棟巡撫方  
復舟不至以十月初十抵平浪去梧州四十里  
御史前船回大呼接乎日不可去矣上駕已南  
百官倉皇隨行亂兵搶掠無可往少頃留守公  
孫盟昌文簡討自行在至去廣州以初三日陷  
矣我輩惟有西奔桂林耳日暝則廣西潰兵蔽  
江而下言平樂已失桂林于初五陷矣于是進  
退無路昌文奔南而西予輩舍舟入山徐作南  
奔之計詎意潯州陳邦傳叛上幸脫于難諸從  
官皆被劫掠墜水死者不可勝數道路梗塞莫

莫可行遠留滯梧州村中自十一月閏十一月十  
十二月至次年正月梧州空四月矣二月北兵始  
至大帥馬蛟麟遣官賣書幣見招避不敢出始  
知曼公為僧在梧州城曼公亦有字至言桂林  
事蓋曼公遠予自昭江返未及平樂聞平樂已破  
其家人被執問公所在則以予同往仙迴洞嚴  
伯玉家對隨發一十餘騎往仙迴向公公遠奔  
仙迴騎傳伯玉拷掠倫至公乃自薙髮僧裝出  
以免伯玉遂至平樂見蛟麟蛟麟諭之降不屈  
脅之以求誘之以祀帽皆不答蛟麟延之之上

坐禮之甚恭因請出家許之故隨之格至格而  
生甫之竟由昭平南走至永寧州為叛民所執  
死于獄萬里尋親相距數百里不得一見而死  
悲哉久之聞桂林破留守與張司馬同日死在  
桂林者矣吳其雷以單騎奔郴州德拯被執不  
受官盡其素中裝以免劉遠生湘客隱跡緜綢  
中金僅先期已投茅坪菴為僧釋名性因惟丁  
時魁乞降即日補廣西學道不數日死予初擬  
道隱必死已而別山死而道隱僧頗訝之已見  
其上定南王書請收留守公及張司馬屍詞氣

慷慨乃信其非惟久而造于僧者也

附道隱上定南王書

山僧措水之罪人也承之掖垣奉職無狀繫  
錦衣獄或或杖下今夏徇戎清浪以道路之  
梗養痾招提飯命三賓四閱月于茲矣車騎  
桂州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葢以罪人自虐亦  
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  
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  
提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為王所殺  
可謂得其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

士殺之而後成名而豈有遺憾于王即山僧  
名豈有所痛惜于兩公哉狀聞遺骸未殯心  
竊感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  
敘其身而且敬愛其人若唐高祖之于堯君  
肅周世宗之于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  
金陵于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之矣復立祠  
以祀之其子紀法當反又曲法以赦之或德  
美名于今為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  
邱汪立信之家豈非與中華禮教共桓與倫  
者耶山僧聞嘗論之哀周之忠且與開國之



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  
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  
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陳兩公一死之重豈  
輕于百戰之勳哉者王既已殺之則忠臣之  
忠見功臣之功之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  
請其衣冠為兩人歛聖公初子尤宜存卹張  
公無副益可哀矜至當捧付親知降奠故里  
則仁義之舉王且播于無窮矣如其不尔不  
許山僧碩虎隨緣茶葉揆之情理未相妨豈  
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仇然又滅其家狼藉

狼藉其肢骸而後快于心耶夫殺兩公于生  
者王所自以為功也禮兩公于死者天下萬  
世所共以為王德也惟王國之物外間人不  
辨多口既為生死交情不忍默然然于我佛  
寬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豈聖人擁  
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跋不能  
履敬遣使者以書獻謹候斧鉞雖王國之留  
守既歿家人盡去門下士吳江楊苑冒死尋  
其身首犹未殊但血在頸耳具衣冠飲與  
張司馬同歿同瘞于北門遣使遣人上書疏

過之曰吾業已收訖矣勿更生枝葉此書遂  
留瓶所予久滯村中

適哭瞿張二公詩八首

桂林屢陷復登陴此日孤城豈更支坐嘯但憑天  
意穩癡忠不信粵疆危也知鎮師空邀餉却恨焦  
侯遠駐師聞有七人同日死張巡以外定為誰  
林生夜夢巨舟沈獨有吳郎水未侵幕下共人結  
腕網危時早計豈成擒可憐供帳盤冷奴猶許累  
囚倡和吟司馬喬聲公擊節從容激烈兩同心  
仙翁授記有元機為說扶公邁舊乘共信錦衣恩

結伴詎知馬草是榮歸  
慈孫收血奔誰到愛子  
庭志已述傳說吳江楊  
義士竊携骸骨出重圍

天隅文物伏公存多士  
漫龍中在門跡拙無因  
頻

荷荐聖明不用二卿恩  
特承沐浴起戎幕為獻  
新

詩賞直言

頌公生日予詩有秋成勿使催科擾  
願聽農歌一舉觴公吟之流涕 回德

虞山高宴夜桂花明月  
最傷魂

貞郭秋燈聚州堂江頭  
送別色淒涼申胥復楚  
功

雖就張悌捐軀忠亮償  
報國正宜留熱血完名  
何

苦殉危疆天涯屈指奇  
男子恁尔雄姿同失行

下筆真驚倚馬奇逢君  
酒後興何悲雄文不草  
收

京散他命空傳罵口詩七日思飢還唱和九原有  
伴足追隨尊前怪爾須髯戰長似睢陽雋齒時

榕江大帥已全奔堅臥要誰駐堅門好養健兒曾  
吮血更無弱息與招魂老妻淺土何人葬遺稿烽  
中民冊存敢信江陵遂不祀荊州或有相公孫

並馬江頭向碧岑巖龍隱日追尋看君搖筆須  
眉動把我新詩注洋吟誰漫尚隨門下吏篋中長  
寶故人簪同時屬和張瞿句佳韻招來病不任

再遣使南去訪上所在去者皆不返已聞士在  
南寧諸送駕相失者先後漸集李元膺自牽度

失守車騎入見方擬問道奔赴而孫可達遣兵  
入衛相傳有張護軍者而至即上山陰相公舟  
間滇封畢竟是秦非秦公曰君遠來迎駕迎駕  
功甚大朝廷自有特恩若專來問此是挾封也  
與張辨殺色甚厲張不逞公遂赴水歿之一夜  
帝負公屍出諸岫

子遠哭以詩

亂日風聞疑至今雲江果見大星沈青天已異捐  
軀志白日空懸報主心多難相依臣節苦異時不

去聖思深中興未奏公先歿  
淚洒天南聽提音  
共識吾師遇主知五年車駕  
鎮相隨遺書忽到催  
朝急容昔偽承下直遲血碧  
人間千載恨柱摧天  
外九重悲乘輿此日景荒外  
左右顛危更伏誰

曾為三策籌軍事倫閣傳者  
二勅容廷議止知爭  
祖制帝心原自慎藩封固行  
國難身先殞為荷君  
恩福獨鍾門下身即同日歿  
九原含笑得相從

事吳宗  
同友

荆科泰出陸公門同是門生  
獨荷恩規諷每蒙傾  
耳納詢謀偏許縱情論受知  
不淺常躋閣相見無  
時時諭閣何事建師若求去  
祇今西望漫傷魂

行在大劫。予逆止。又聞陳邦傳以計殺焦璉于  
武清州。函其首。至梧。乞降于馬蛟麟。盡獻得南  
之地。蛟麟傳送邦傳及其子陳曾禹入桂林。予  
遂去梧。東不中道。被掠。民不免。復回梧州。晤方  
曼公。始備悉桂林事。恒同鄉彭壙為蒼梧道。資  
其行。乃新梁度嶺。以歸。至閩界。聞曾二雲相國  
殉節海上。

因哭之以詩

凶信初傳暗裏驚。閩閩所足為維行。臨窆表三  
山。近望到天隅。一柱傾滄海。未能容信國。白頭早



竟喪其卿同時義士吞敵泣不為門牆獨慘情  
冰蘖清風海內望至今遺愛在闕邛身栖絕島思  
存宗夢入先朝只賴唐閭里自來臣節著家門為  
為因恩亡相隨猶有雜孫在此日棠傾孰與城  
有客乘風自夏門靈光孤殿巍然存間橫海上尊  
元老時事天南動至尊蠟詔未叨明主賜麻綸猶  
出上皇恩新銜鶴印隨須洽曾慰孤臣萬里心  
昔歲謬叨漳浦荐主恩特詔試天官書生不以先  
容進國士偏承被格者一命臨參廷郡幕三年窮  
戴侍臣冠同時知己捐軀盡每念師恩淚不乾

自此以後上駕日南音問阻隔傳聞多不實自有從行諸臣日記予所知者止此矣予自庚子十月到肇慶為永曆二年二年以前事皆得諸劉湘客之日記己丑唐寅參厠雁行或得諸日擊或得諸章奏或得諸從戎士大夫之口較他野史為稍確也

所知錄卷五

錢隆之著

南渡三殺案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踪跡頗異至石城門為道者所執下錦衣衛獄詔部科道同法司會訊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過路王其語似顛似狂詞連中詔芳錢謙益等既大絀楊維垣等令張孫振窮治之欲借此以興七獄羅織清流違違為十八羅漢五十三卷之名如徐石麒徐沂陳子龍邢彪佳等皆將不免東林復社計一網盡

之孫於審詞有云大悲未是神提故作瘋顛主使寔繁  
有佳陰提淺索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為專諸之稚語  
多挑激上怒上意不欲深究御史高允首疏言大悲狀  
類瘋顛言同夢嚙光帝絕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諸王  
亦豈有十五年通鎮江之理且親藩貴重寺人驕蹇如  
內潞王下任迎接李承奉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狀影  
否至如中仍芳殘謙蓋現任官居御殿教有異圖且以  
何等事而議之祀聖廟耶謙蓋居房各異疏辨馬士英  
亦不欲窮其事遂以宏光元年三月棄大悲于市是時  
方有北來太子一案真偽莫辨而有偽妃董氏之事命

內臣屈尚忠錦衣衛馮可宗嚴加鞠問童氏初自河南  
至諺云為上元妃廣昌伯劉良佐令妻于逆候詢其始  
末言之鑿々有據良佐奉之如后以儀送至都下上不  
內下鎮撫拷問乃指係周王妃誤聞周王為帝故謬認  
耳上初封德昌王娶黃氏早薨繼李氏再婚童氏封王  
妃生子不育育洛陽陷遜民間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  
人自治太妃之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上不問  
至是自詣巡撫趙其杰所具陳本末劉良佐以聞上大  
愠既至下諸獄馮可宗奏其病瘡命善視之童氏在獄

細書入宮日月及相離情事甚悉云以某月日城陷爭  
出宮妻共鋸奉帕裹上頭踰牆而逃今忘我乎求可宗  
為之轉達上棄弗去預視命屈尚忠加酷刑氏稱呼  
詈尋痰死獄中或云在獄未死而有言董氏周府宮人  
逃亂至尉民難遇上旅邸相係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  
師上南奔各不相顧民遂委身民間馬士英勸上迎童  
氏入宮竊諭河南撫按迎致皇予以慰百姓之望以請  
奸宄之心不聽劉良佐奏董氏實非假冒英倫所係懇  
賜曲全上諭童氏妖婦冒朕佳髮朕初為郡王有何東  
西兩宮據供係熙寧王宮人尚未悉其真偽朕宮闈風  
化所係豈容妖婦闖入法司即示情節以息羣疑覽上

諭未嘗作其假冒但言冒朕法服耳則為徑妃童氏無  
殺<sup>上</sup>宜其惡其失身逆業如厥後耶士英據外記傳謂係  
旅<sup>2</sup>逆避后生子業已六歲勅上迎致此語太妄洛陽以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陷雖今甲申總四十年耳安得有  
六歲<sup>子</sup>對宜其不足以動上聽也至于大悲踪跡始終不  
明即高御史疏祥之句是取之句是疑也據稱狀  
類瘋顛言同夢囈既入獄知當時意指不濟不托瘋顛  
其詔詞必有駭聽之語當時不詩不加以夢囈者先帝  
帝無十七年封齊王之書信矣然張孫掖稱大悲本係  
神棍主使寔繁有徒豈能不詩典制而妄言自呈欺誦

蹂躪中原破陷各藩諸王不及奏請而南奔者多矣時  
以十四年正月陷洛陽即移兵攻汴河北路阻中州諸  
宗侯大抵流寓淮泗間且今上既可以渡淮而南諸王  
獨不可以渡淮而南耶至云路王下位迎接承奉叩首  
陪坐臣不知有此風影否路王近在杭州承奉一召即  
至風影有無其安立辨況路王方憂憊畏讖詎敢異詞  
何以付之嘿然不問但坐以瘋顛急誅之以安反側耶  
事于反側詞連東林阮大鍼楊維垣業欲借之以興大  
獄張孫振方圖百計劄錄豈信若謙蓋一辨况可免馬



士英何所畏憚勸令中止上意以何所顧惜不欲深究  
其中顛末恐士英未免竊疑大賊惟垣輩固不能知也  
初福世子沒德昌郡王以序當立士英撫鳳時有以唐  
民藏玉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恃者  
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上與士英初不相識果德昌  
耶非德昌耶但揣三印所在以為世子耳甲申國變後  
遂擁戴正位以徽援立之功大悲者或云徽人或云齊  
庶宗或有見諸蘇州 橋傍者吾嘗過齊府宗室言中  
州之亂諸藩流離至白下改名姓乞活者不可勝紀以  
有仍祿各宗與序行輩者宗正少有遺遂即去則大悲

考其流耶而後指為齊庶宗因誣為妄稱齊王也以此故耶間會審時以怕蒙其頭人不得見所供於家秘無人聞知有言其供祇曾封郡王未嘗言封齊王也若但以郡王印闕乞封豈繫非分而斥之為妖僧致之于死耶御史謂其語似夢喚則必深犯忌諱不可以上問者士英不肯窮治或止知德昌之嘗為世子猶未能定信上之果為德昌也上不欲深究亦有自知之明耶論者言當時但使童氏得遇大恩其事即明矣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指闕未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大德但知福王世子應為德昌而不知今日

上之業已為德昌也董氏既下獄加刑自言失身之端  
何敢復止非望上耦聖躬但求一覩天顏訴迷情事歸  
死掖廷夫董氏陳情愈切則天顏愈遠何不求太后召  
入永春面訊之豈不惟上不可見太后亦有不可見者  
耶董氏既不容見則大悲之死固其所矣北來太子一  
案當時藩鎮督撫皆有疏力爭上雖曉諭再三至今人  
不見信少年初至留都時馬士英以未敢決以為偽但  
設疑三竊以迎合上意而肯斥其偽者王鐸也鐸不過  
效擊罵不疑叱收董橫車以自附通徑學古者耳以方  
拱乾之言為據此不足以愚三尺童子矣拱乾與阮大

鐵至交且名掛從逆之案待命吳門一旦大鐵招之入  
都許為所雪還其原官以拱乾之生平分之其不難斬  
先帝之血膚而奉馬阮之素指者決矣東宮出關去宏  
完之元年無幾時豈有少年于家中望見拱乾即指彼  
髯者呼為方先生而東宮面視言初拱乾反不識耶其  
真與偽一見立辨乃不置一語顧以請讀時瑣事為問  
毋論記與不記不足深論即少年所言盡是而拱乾盡  
以為非常時直諫只拱乾一人在列寧更有一人從旁  
為之佐証耶蓋與諸奸熟商之以無憑無証之事坐之  
以偽使莫從申辨也及兵害時置禁城圍于前指宮殿

名司及帝后所御居無一差謬此則有在天非官預審  
出語人曰即非真上深語大內事者士英初請命大瑞  
盧九德及舊東宮內臣子散僻外處以先帝併永定上  
王庚申反宮廷制度語之如假冒必不能悉今既皆悉  
矣鞠伺計窮揚淮垣乃隨言于相云駙馬都尉王禹珪  
孫王之明貌類太子周悉宮中事馬士英以其言入奏  
遂以逆稱為王之明前妻審時未聞有是語也江南皆  
袁德咸疏言王禹原是富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  
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楚撫何騰蛟之疏王禹珪孫  
何人舉發內宮王庚多此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逆

云自僭愚以王之明既云孫駙馬姪孫本非國戚安得  
入宮陶恚大內事神之明視以太子內廷諸奄及東宮  
舊使豈有不知曾未言及何以維垣始知此說物出于  
維垣之口即維垣陽言時仁位孫茹度之詞何以遽據  
為定案能士莫玩有云則東宮寄質殿重不輕言語此  
人機辨不可方物以此致疑少可疑正然擬重機辨方  
拱乾所當知者辨認時何不以是辨其真偽乃取漫無  
證據者而以為為人誰信之乎此兵至孫王命少年坐  
聖安上攜以此方不知存亡即使與聖安同死修去堂  
正其為偽也吾嘗謂火德未末不可知而決為親藩之

邵王也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為德昌王之故妃也少年之東宮不救信而信其王<sup>決味</sup>之明也三大殺案沒記諸此以俟後之論定者

### 傅題詩

做親王

先帝甲申變激烈古今無諸藩失其國義應殉以難幸  
免者或人居然亡命徒如何妄男子自甘冒昧誅詔  
獄酷餒鍊一死伏其事或云福世子國破民間道兩  
却新主帝旬旬趨乘輿微侍侍錫爵寧有非分圖  
不開馬不疑叱收黃犢車滿朝盡道徑世子未

何意

假后

福國昔破散骨肉如飄蓬諸王更衣適妃主不得  
送如何妾婦人御史扈選宮中閣不容見鞠訊拷  
掠窮棄反無并詞顧一識重瞳或云世子婦流落  
里婦同聞王即帝位自謂匹聖躬庶幾邢夫人御  
環侍相逢不知今上誰宜成國圉中

假太子

昔聞燕京亡諸室皆陷城挾之左右隨來無消息  
如何妾小兒燕萃來河北云是舊東宮脫身今



返國宮監無安成親向誰認得獨有方請官呼之  
不敢識後云王之明於訊已吐寔党人為主使大  
獄事誰識口東天子走羣小擁登極與上同就擒  
並侍宮廬側事定偕北逆真偽竟誰測

所知錄卷六

錢澄之著

阮大鍼本末小紀

大鍼少有才譽萬曆丙辰通籍授行人考選給事中請  
洗日命同鄉左公光斗在臺中望重引為同心其人器  
量褊淺戾微得失見于顏色急權勢喜於伐肆然小  
丈夫也天啓四年冬將行考察會吏掌科缺以次應補  
者方在籍有丁憂信後資無踰大鍼大鍼以假回左公  
是時已轉僉院矣急招之入京大鍼至而當事諸公意  
屬魏公大中以察典重大大鍼躁詒易洩不足與共

事也左公意違中宣語大鉞曰某公疑信已確但撫按  
疏久未至奈何現有工科缺出且宜暫補俟其疏至再  
行改題可乎大鉞業心知其故諍曰可于是具疏題補  
工科都给事中凡再疏而命不下諸公怪之而外議喧  
傳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請疏朝上而命  
夕以下蓋大鉞于此時胎走捷徑叛東林也大鉞到任  
未數日即請終養歸以缺讓魏公大中與楊左諸公同  
掌察典歸語所親曰我便善歸者左某如何歸再楊左  
禍穢已伏于此矣次年春難作毒偏海內大鉞所為也  
大鉞與同志相呼應者馮餘霍維華楊維恒等數人耳

而用以通奉者倪文煥也丙寅冬召起大常寺少卿數  
月即回志心如魏奉不可久持凡有書幣往候隨即賂  
其名刻出故籍奉時無片字可據但加以陰行贊道而  
已其時人問奉勢尚得幾時文敏屈指曰猶有數年蓋  
以忠賢年齒計之耳不意即以數月後敗也先帝即位  
之初舉朝皆奉餘党東林虛無一人于是楊維垣無虛  
倡議以東林霍魏並提而論蒼兩班之不謂倪公元璐  
于詞林中毅然抗疏極詆其謬分別邪正引繩批根維  
垣為之埋屈詞窮而大鐵在籍既聞奉敗急作二疏造

賈人京其一疏特參崔魏一疏為七年合算以盡宗在  
位凡七年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為之羽翼者崔  
呈秀第也四年以前亂政者則為王安而羽翼王安者  
東林也論役持示維垣若局向全翻則上前疏既猶未  
定即上合算之疏是時維垣方與倪公相持得大鉞疏  
大喜即上之從此東林諸公切齒大鉞倍于諸奄党矣  
崇禎元年奉優旨起陞光祿卿旋被劾罷回已為魏公  
大中子學濂血疏稱大鉞寔殺其父用是削奪配贖欽  
定逆案列各其中十七年不能吐氣矣大鉞雖里居凡  
巡方使者出都必有為之先容到皖即式其廬地方刊  
英武相誥訪大鉞遂以參張于眾門庭氣鼓依然重灼

最後有溫御史應奇者江西寧都人出都時語大鉞所知極陳向徃之私大鉞聞之逢人以述新直指語迨直指在皖視事畢當謁客大鉞洒掃門巷勅庖厨音樂以俟謂出必先過我即留飲也而直指往返再徑其門竟不投一刺乃大恨無以對僕御及里人矣已御史被論降調大鉞即以下石自居室不然也會流寇逼皖大鉞避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發兵招納游使希以逢才起用白門流寓諸生多為復社知名士聞而惡之公出留都防亂搗以逆大鉞大鉞懼乃閉門謝客客亦無造其門者貴州馬士英國與同譜謹成寓白門

聞時失志西人者終日往返互相慰勞耳宜與相公周  
延儒為髫年昵友既曰籍大鉞時過其家延儒與約曰  
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禎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鉞遣侯以  
金杯為壽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奉杯醕者三仍  
令持歸語使曰飲此如與爾主面談矣舊約不忘但今  
茲之出實由東林先與我約法三章第一義即爾主也  
歸語爾主倘意中有所為一人交者當用為督撫俟其  
以選才轉荐我相模罔之心得當以報耳使歸大鉞以  
為無踰馬士英逆者以士英請延儒入即拔士英為恩  
督甲申國吏士英擅擁戴聖安之功實由大鉞致之也

聖安以福王踐位逆前東林所爭者其有成葉固大鍼  
可以借此發難報復之秋矣又守備太監韓贊周素與  
交好京師陷諸奄南奔大鍼一一招致之與言東林當  
日所以危福王狀諸奄入內皆悉陳于上前又極口稱  
大鍼才聖安意中國早有阮大鍼矣士英特疏荐起以  
報有德亦所不容已者而諸公攻之已甚激使併力同  
仇乃大鍼竟由中旨起用此人出士英意外也當時若  
有知變計者與士英謀出山之時俾即之節鍼以遂其  
飛揚馳騁之思十七年鬱結之憤未可以少抒乎及葉  
以佐振而給事熊汝霖乃言宜置之有用之地固已逆



矣攻之愈急則其機愈深得之愈久則其發愈毒譬之  
用猛虎于阱中環而攻擊之者不遺餘力一旦跳躍而  
出有不遺其搏噬者哉人邦聖安嘗歷後大饑由太平  
迄奔浙東投金華朱大典大典回與同官交好方舉義  
婺州聞其至甚喜留之與共治軍大饑即身任其事是  
時金華軍容頗盛義餉大饒大典將悉以付之義軍譚  
紳士公檄赦其罪迨之出境大典遣人護送至江東入  
方國安營馬士英以國安同里先在其營大饑善談論  
至則擬蘇指掌國安為之傾動士英論多不合士英亦  
以南渡之壞事由大饑而已居其惡意固不平由是漸

相矛盾有方端士者懷寧人與國安聯宗為其訖室至  
是以倉事衝管江頭提塘事台州推官潘映妻奄党潘  
汝楨子也在台激變奔杭請兵除亂值北師至遂投誠  
補杭州同知其家屬留台者悉匿端士所杭越書訊往  
來不絕大鉞于映妻氣類也凶是潛通降表于北且以  
江東度窳啓聞北師在江頭為北間諜者矣一年而越  
人不知也故後錄用降官有阮大鉞投誠獨早之旨而  
咸六月貝勒渡江馬士英方國安等走台州大鉞獨至  
江頭迎降蓋和馮銓已荐為軍前內院矣貝勒問軍中  
誰識阮大鉞者大鉞言杭州同知潘映妻係臣同鄉名

來誠認可也乃檄映婁到越初映婁以己卯副榜考授  
通判銜宏光時冒推官謁進大鉞不知上疏引映婁為  
証猶稱其通判原銜映婁恚及是渡江起起不肯進大  
鉞哀懇至再乃許之曰我見貝勒惟曰臣誠其面未識  
其心大鉞窘與誓諸神約得志日必以兩司相酬映婁  
乃入見于是貝勒召大鉞至于衣領中出一紙條有字  
數行蓋馮銓手書也自是大鉞以軍前內院使征急招  
士英國安出降自請于貝勒願為前驅破金華以報國  
恩初大鉞在金華與大典閱城至西關大典語曰此門  
新築上未堅有事倍禦宜屐及是大鉞專用大砲攻西

門、塌城遂臨焚殺甚慘以報討檄之恨

以上得諸同鄉人流寓江

東者大興合室焚死張國維東陽自盡大鉞猶至其宅

開棺驗屍乃罷有金華府同知耿獻忠被繫至帳前大

鉞遙望見之即呼曰耿父母也耿奮為巢縣令故稱父

母因向內院按其素有文才可大用親解其縛留帳下

自是獻忠朝夕不離大鉞也是時水兵所過野無青草

諸內院及從征官無從得食大鉞所至必羅列肥鮮邀

諸公大暢其口腹爭訝曰此于何處得來則應曰以

運籌耳吾之用兵不可測度益不翅此矣其中有黑內

院者滿人喜文墨大鉞教以數偶令作詩沈得押韻協

律即拊掌擊節贊歎其嘉黑文悅情好日寫諸公固詞  
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問往句度曲苦即起執筆  
頃足而唱以備諸公酒諸公北人不省吳音乃改唱弋  
陽腔如點頭稱善皆歎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諸公  
帳內劇設聽者倦既寐有新教乃出徧歷諸帳皆如是  
緒朝天未明又已入坐諸帳中聒而与之語或誦其枕  
上詩諸公勞頓之條不堪其勞皆勸曰公精神異人盡  
少睡休息之大鍼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就一  
日也及諸公起乃烹悉陳使人人饜飲益頌勸厨人以  
夜備矣一日面忽腫諸內院憂之語獻忠曰阮公面腫

恐有病不勝鞍馬之勞老僕不宜腫面君可相謂令暫  
駐衢州俟我輩入閩取建寧後遣人相送獻忠以語大  
鐵大鐵驚曰我何病我雖年六十能騎生馬挽強弓使  
錚、漢子也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必有東林復社諸  
奸徒潛在此間我願諸公勿聽已又曰福建巡撫已在  
掌握中諸公為此言得毋有異志耶獻忠復詣內院內  
院曰此老亦太多心我知甚東林復社與渠有仇因見  
渠面腫勸其在此少休息耳既如此疑即同進閩可耳  
于是與大鐵同行既抵閩下皆騎按轡後行上嶺大鐵  
獨下馬徒步而前諸公呼曰嶺路長且騎候列險峻處

乃下大賊左牽馬右指騎者曰何祥也汝者我筋力百  
倍于汝後生蓋亦吐以信其無病也言訖鼓勇先登不  
復望見久之諸公殆至五通嶺為心霞最高處見大穢  
馬拋路口身踞石坐喘息殆定呼之不应馬工以鞭掣  
其辮亦不初視之疾矣諸公乃下馬聚哭極哀忘命置  
薪舉火焚其屍家種因清金屍歸葬先塋諸公不能久  
待昇以十二金命為殮具僮下崩求棺數十里外無居  
人三日後乃得門扉一扇募土入往移之則志已腐爛  
亟出矣賦上符之賦君字伯良粵人反正權陞司空以  
子冬在端州剗因卷侍郎舟中叙其事甚詳袁拯憲特

邱在坐爲予記之併爲髯絕篇一首大鐵髯而無嗣故  
以髯絕名篇也

髯絕篇

髯昔東奔婺未恃同官情婺州方舉義朱公建我  
旌要髯共稽旅遜杭同官衛同官爲隱忍義軍爲  
不平護之還江上目入方帥營馬相久在幕後至  
權稍輕計邀方帥欲二望還相爭鬪一懷異志造  
謀潛弔祗是時越守固降表達燕京陰以國情輸  
還令口增兵六月口渡江長皖江頭迎貝勒久怡  
信涿州書乃呈叩頭感且泣誓以報理清招降方



與馬踴躍隨長征自清五千騎先克金華城躍馬  
到城下長嘯殿胡櫻昔劉朱公計城西角易傾此  
未直攻瑕死火徹天堯須史城西端微及懷中嬰  
耿君二被繫望髯氣正英貝勒醇髯官懸祿內院  
榮次第度閨嶠所過無州至尋帥軍內食髯至必  
大烹相顧笑且駭每夜盤珍盈作歌勸師酒羣帥  
飲必醒爭言梨園伎南未耳髯名髯起頓足唱行  
休昔宥伶有帥求學詩侶和到五更晨起歷諸帳  
每設必做橫一榻面日曛羣帥入、驚託歌往語  
髯且緩閩中程髯老而苦過即防疾病櫻幕門火

憂疑、有阻共行、爵官涼不欺、此去胡然萌我年  
甫六十、有如鉄錚、寔無秋毫疾、願君為我明、歐  
君還、復命羣神指胸盟、息邀並馬走、仙掌嶺、峭巖  
羣神皆按曹、惟華棄馬行、健步奔、捷矍鑠、聊自  
鳴、上嶺、復下嶺、頽笑、完、擗、忽、踞、磐石坐、呼之日  
已、燈、馬、筮、擊、共、首、氣、絕、不、復、生、羣、神、齊、下、馬、環、哭  
為、失、救、急、命、索、火、炬、荼、毗、藏、諸、罍、家、僮、搏、顛、位、請  
還、附、先、塋、方、馬、隨、入、閭、尸、首、安、長、鯨、惟、葬、有、遭、遇  
所、志、惜、不、成、耿、君、新、反、正、列、為、行、在、御、指、末、覩、所  
見、記、以、待、史、評